

【小說】燃燒的夏天 6之3 李佩甫

廠長也背過身，望著遠處，近乎冷酷地說：「我現在就批准你。我不相信北鋼沒能人！」

兩個曾在車間裡共事多年的老夥計，就這麼翻臉了。兩人背對著背，僵在那裡……

十四

北鋼總廠焦化車間，正是出焦的時候，剛出爐的焦炭像一面面火山傾下來……

在焦化車間的外邊，廠長與總會計師一同走著。

總會計師潘亞君感慨地說：「廠長，你說對了。看來轉變觀念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廠長說：「這才是剛開始。要頂住。」

潘亞君說：「也許是人們在一種觀念裡泡太久了？要不，怎麼就這麼難呢？」

廠長沉思了一會兒，說：「也不單單是這一個問題。要知道，轉變觀念是要犧牲一部分人的利益為代價的……」

兩人正走著。突然，有一群要帳的客戶從遠處擁來。客戶中有人手一指，說：「那不是他們廠長嗎？那個就是總會計師！」走，找他們廠長去！說著，一群人擁而上，公頃間，就把兩人圍上了

這時，供應處長姚春成氣喘吁籲地從後邊追上來，攔住眾人說：「他不是，他不是廠長，不信你們可以問潘總……」

潘亞君一時也不知道說什麼好了……

廠長雙手抱膀，立在那裡。他看了姚春成一眼，說：「我是徐振海，我就是廠長！」

眾人有點唬不清了，看看姚處長，又看看廠長。

姚春成一時顯得很尷尬，說：「廠長，這這……」

廠長笑著對著那些要帳的客戶說：「我的耳朵發燒了，我知道各位都在罵我。罵也不要緊，欠了債嘛。不過，欠債總是要還的。咱長話短說，請各位再給我三天時間，三日後，我會給各位一個滿意的答覆！」

潘亞君馬上說：「廠長，我現在就去省城！」

十五

一輛黑色轎車在公路上飛馳，總會計師潘亞君坐在車裡……

省城，一家家掛有巨大招牌的銀行……

潘亞君在一家銀行穿梭的身影，一雙高跟鞋快節奏地響著……

最後，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潘亞君找到了她昔日的老同學，現為南方信託投資公司總經理的陳西銘。

在南方信託投資公司那極為豪華的辦公室裡，潘亞君坐在那大大的真皮沙發上，對坐在對面的陳西銘說：「老同學，北鋼暫時遇到了一些困難，幫忙吧！」說著，她拉了一下裙裾，顯得大方而文氣。

陳西銘久久望著潘亞君，說：「亞君，這麼多年不見，還好？」

潘亞君揚起臉來，說：「還好。」

陳西銘說：「都好？」

潘亞君躲過他的目光，點點頭：「都好。」

陳西銘說：「我指的是那個，『那個』……」

潘亞君說：「什麼叫『那個』？」

陳西銘說：「老方那邊……」

潘亞君有點苦澀地說：「還那樣。」

陳西銘說：「還是牛郎織女？」

潘亞君說：「就算……是吧。」

陳西銘說：「這麼久了，不能調調麼？」

潘亞君說：「他不願意放棄專業，我也不願意……」

陳西銘說：「那你，個人生活……」

潘亞君抬頭，看了他一眼：「你指什麼？我不是挺好麼？」

陳西銘搖搖頭說：「可悲呀，都到了這年頭了，還不知道什麼叫個人生活……」

潘亞君很敏感地說：「你什麼意思？」

陳西銘說：「沒別的，雖然上大學的時候……那都過去了。大夢誰先覺，平生自知啊……我也是剛從夢中醒來。過去，我們都姓『公』，我們都綁在國家的戰車上，從來沒想過個人，也

從來沒有過個人的東西，甚至不知道什麼叫『私生活』……一場夢，真是一場夢啊！」

潘亞君四下打量了一下辦公室的佈置，說：「是呀，多年不見，想不到，你成了大款了。要不是碰上一個同學，還找不到你呢。」

陳西銘說：「末班車，末班車而已，湊乎事兒吧。是沈虹告訴你的？」

潘亞君有點急，說：「是沈虹。你也別扯那麼遠了。老同學，幫幫忙吧！」

陳西銘說：「要是你個人的事，沒說的，一句話。可這是公事，公事嘛，就得公辦了！」

說著，他身子往後一仰，突然話題一轉，說：「亞君，北鋼遇到的不僅僅是『一些困難』吧？」

潘亞君望著他，終於坦白地說：「是。不是『一些』，是很困難。但也是暫時的。」

陳西銘說：「身為老同學，我很想幫忙。我有一個建議，不知你是否接受？」

潘亞君說：「你說吧。我們廠長說了，凡是在困難時期幫助過北鋼的，北鋼不會忘記他們……」

陳西銘說：「不，我不是說北鋼。我是說你。既然北鋼那麼困難，你為什麼不能換個地方呢？良禽擇木而棲呀。我看，你還是到我這裡來吧。」

潘亞君笑了。她笑著說：「西銘，陳總，你也太抬舉我了。」

陳西銘說：「亞君，我可是認真的。你考慮考慮？」

潘亞君不置可否地笑了。

陳西銘在皮椅上轉了一下，突然說：「一萬呢？你當年是咱財經學院的高材生，對數字有驚人的記憶力，我破例給你一萬！你總不會怕錢咬手吧？」

潘亞君吃驚地說：「月薪一萬，我值那麼多錢嗎？」

陳西銘意味深長地望著她，說：「你值。」

潘亞君沉思了片刻，說：「西銘，謝謝你這麼看重我，謝謝，不過……我希望你再考慮一下，北鋼雖然目前有些困難，但它畢竟是大型的鋼鐵企業。」

陳西銘說：「你還沒回答我？」

潘亞君喃喃地說：「怎麼說呢，我也需要錢……」

陳西銘說：「那就說定了？」

潘亞君說：「可我是北鋼的總會計師。這種時候我沒有理由離開北鋼。」

陳西銘搖搖頭說：「亞君，你怎麼還使用道德尺度？在商品領域裡，利益是第一位的，一切都看是否有利。對於北鋼來說，你不就是個螺絲麼，還有什麼可留戀的？」

潘亞君用回憶的口吻說：「是呀，對於北鋼來說，我就是一顆螺絲。可這螺絲在北鋼擰得時間太長了，我爸……還有我，兩代人哪！已經卸不下來了。得……可現在要讓我離開，那對我來說……」說到這裡，潘亞君搖了搖頭，默默地說：「我爸就死在北鋼的轉爐旁。」

陳西銘看了看她，有點遺憾地說：「我明白了。」

十六

中午，一輛紅色轎車在馬路上飛快行駛。

車窗外，仍是那個一面街的店鋪：一拉溜的收廢鐵廢鋼的廢品店、飯店……驚地，坐在車裡的廠長看到了一個孩子，孩子背著書包，手裡拿的卻是兩個鉛餅，這孩子大模大樣地在路邊走著。這孩子正是小寶。

廠長突然說：「停車。」

車子在路邊停了下來。廠長從車上走出來，而後尾隨著小寶朝前走去。秘書小周也急忙下車，跟了上去。

在那個小飯館裡，小寶舉著兩個鉛餅，說：「我餓餓了。」

當老闆娘伸手接鉛餅的時候，一隻大手搶在她前邊把孩子手裡的鉛餅接了過來，問：「一碗餃子多少錢？」

那頭目娘翻眼看了看他，驚覺地說：「你乾乾啥？」

小寶扭過臉來，推了推廠長，說：「你幹什麼？你敢欺負我？我有四個爸爸！」

廠長手裡拿著鉛餅，看了看，對跟在後邊

的小周說：「買一碗餃子。」而後，他低下頭問孩子：「孩子，你是北鋼的家屬吧？」

小寶說：「你選我，你選我『麵包』！」

小周在一旁嚇唬他說：「說實話，東西哪裡來的？不說實話把你送派出所去！」

小寶有點害怕地後退了一步……

廠長說：「別嚇孩子了。」說著，彎下腰去，摸著孩子的小腦袋說：「告訴我，你是北鋼的孩子嗎？」

小寶有點害怕地看了他一眼，小聲說：「是。」

廠長說：「你爸是誰？」

小寶往後退著，那樣子想跑。

小周攔住他，叫了一聲：「廠長……」

廠長說：「別怕，孩子，你告訴我。」

小寶一聽是廠長，終於輕聲地說：「我說了，你別告訴別人。」

廠長說：「我不說。」

小寶貼近他的耳朵，輕聲說：「我爸死了。」

廠長沉默了很久，慢慢蹲下身來，又摸了摸孩子的頭，說：「孩子，告訴我，你叫什麼名字？」

小寶說：「孫小寶。」

廠長想了想，默默地念叨說：「你爸是個煉鋼工，叫孫建軍。」

小寶點點頭。

廠長說：「你媽媽？」

小寶低聲說：「媽媽走了。爸爸死了。」

廠長自言自語地說：「五車間的孫建軍……那次事故……」

孩子勾下頭，不吭了。

站在一旁的小周說：「廠長……」

廠長擺了擺手。

小寶突然說：「你是廠長？」

廠長說：「是。」

小寶說：「你能幫我把媽媽找回來麼？我想媽媽。」

良久，廠長默默地說：「我不能。」

小寶說：「廠長也不能？」

廠長心酸地說：「廠長也不能。」

小寶說：「那，深圳遠嗎？」

北鋼總廠，廠區內的林蔭大道上，廠長牽著孩子在前邊走著……

那輛紅色轎車緩緩地跟在後邊……

廠長一邊走一邊對孩子說：「孩子，告訴我，你怎麼會有四個爸爸？」

小寶說：「不騙你，這是真的。我大爸二爸三爸四爸都厲害著呢。說誰敢欺負我，他們就接誰！」

十七

一隻掛鐘在「嗒、嗒」走著……

省城，潘亞君仍在跟南方信託投資公司進行艱難地談判……

陳西銘說：「老同學，既然你這麼固執，我也就不勉強了。不過……亞君，不客氣地說，我是個商人。我已經是商人了。你執意要我幫助北鋼，北鋼能給我什麼好處呢？」

潘亞君懇切地說：「北鋼可以給你提供鋼材。雖然目前鋼材市場疲軟，但是，市場行情說變就變，到緊俏的時候，因為你幫助過北鋼，北鋼仍可以優先供應你，所以我勸你把眼光放得遠一點。」

陳西銘馬上說：「優惠多少？」

潘亞君說：「按最低價，也就是成本價，1600。」

陳西銘笑了笑說：「老同學，你別蒙我了。我已經說了，我是商人……」

潘亞君說：「這已經是最低價了。」

陳西銘說：「我告訴你，據可靠消息，在太原訂貨會上，鋼材已經跌到1500了」

潘亞君說：「我知道。可低於這個價，我們就賠錢了。」

陳西銘說：「那就是你們的事了。」

潘亞君說：「你真狡猾。」

陳西銘笑笑，說：「商人嘛。」

潘亞君說：「價格的問題，可以再商量。你的條件呢？」

陳西銘思考了一下，說：「如果價格訂在1450，我可以考慮給你們兩千萬。但利息不能

低於……」

潘亞君說：「多少？」

陳西銘說：「百分之三十三。」

潘亞君忽地站起來……她坐得太久了，腳一麻，身子一歪，差一點摔倒……

陳西銘急忙起身，問：「你怎麼了？」

潘亞君站在那裡，不由地皺了一下眉頭……她冷冷地說：「太苛刻，這已經是敲詐了！」

陳西銘仍寸步不讓，也站著說：「不，這是生意。」

潘亞君盯著他看了一會兒，說：「請記住，我們是國有企業。」

陳西銘說：「我知道。可市場不認幾個字。」

潘亞君說：「你變了，變得真快。」

陳西銘說：「都會變的。」

潘亞君說：「可是有些東西不會變，也不該變。」

兩人都立在那裡，目光對視著……話已說到了這種地步，彷彿已經沒有餘地了……陳西銘從老閘桌後邊移過來，似乎也已有送客的意思……

只見潘亞君冷著臉，一扭身，快步走了出去……樓道裡，響起一陣急促的高跟鞋那敲擊路面的「得得」的響聲……

條爾，樓道裡靜了，一點聲音也沒有了。站在那裡的陳西銘不由地搖了搖頭……

不料，就在這時，潘亞君卻又折回來了。

潘亞君從容地坐在那裡，說：「怎麼，下逐客令了？你坐下吧，咱們再談。我一定要說服你，我相信我能說服你……」

這麼一來，陳西銘反倒不好意思了。他再次搖搖頭，感嘆說：「亞君哪亞君，我以為，你再也不理我了，再也不會來了……沒想到，我真服你了！那好。先吃……」

十八

電子表的指針「嗒嗒嗒嗒……」走著，時間是凌晨1點。

總控制台上，儀表閃爍。

電話鈴響了，值班的廠長徐振海拿起電話：「潘總？是，我是徐振海。談下來了？多少，兩千萬？太好了！辛苦了，你辛苦了！」

鐘錶的指針仍在「嗒」、「嗒」走著……

上午10點，廠長面色沉重地說：「拉開！」

十九

全廠職工大會……

在北鋼大會堂裡，黑壓壓地坐滿了工人……上萬顆人頭仰望著主席台……

在主席台上，在一排會議桌的後邊，坐著一排廠級領導……

廠長徐振海正在講話。他站在前邊的一個立柱式麥克風前，面色沉重地說：「同志們，許多年來，有一個道理，我們沒有講清楚。那就是：我們幹社會主義究竟是為了什麼？為什麼呀？同志們。是為了吃苦麼？是為了『一個苦』字麼？上更好、更富足的日子！不就是為這麼？」

我跟大家講一件事：我們五車間有個工人，半年前，他的妻子突然離開了他，為什麼呢？他是『王八蛋』！這句『王八蛋』，我們的這名職工，在上夜班時，不幸出了事故，撇下了一個僅有七歲的孩子和他的老母親……孩子才七歲呀，小小年紀，既失去了媽媽，又失去了爸爸……他是咱北鋼的孩子呀！同志們……對此，作為廠長，我很慚愧……」

大會堂的外邊，秘書小周帶領小寶從後邊走上主席台……

這時，廠長轉過身來，對小寶擺了擺手……

秘書小周推了小寶一下，小寶怯怯地走到了廠長的身邊……

廠長對著台下的工人說：「看看吧，這就是咱北鋼的孩子……」說著，他又對孩子說：「孩子，廠長伯伯對不起你，我給你道歉了……」說著，廠長當著全廠職工的面，彎下腰去，鄭重其事地給孩子鞠了一躬！

此時，全場掌聲雷動！有的女工掉淚了……

提昇人的品質 建設人間淨土

實體共修地點：淨心書坊

- 周日英文禪坐讀書會
每周日 9:30am - 11:30am

網路會議共修地點：您的所在處

- 周六中文讀書會
每月第二、四周星期六 8pm - 9:30pm
- 周六中文禪坐共修
每月第二、四周星期六 7pm - 7:50pm
- 週五英文禪坐&讀書會
每月第一、三周星期五 7:00pm-8:30pm

~歡迎您加入我們的活動。~
詳細課程、報名請至我們的網頁查詢。

法鼓八式動禪心法
身在哪裡、心在哪裡、清楚放鬆、全身放鬆

法鼓山聖路易聯絡處 - 淨心書坊
7825 Olive Blvd., 聖路易中國城 (91 公車與 66 公車站前)
網址: www.puremindcenter.org Tel: (314) 277-5640 email: info.puremindcenter@gmail.com

佛教慈濟基金會 美國中西區 聖路易聯絡處
Buddhist Tzu Chi Foundation, U.S.A.
Midwest Region, St. Louis Service Center
電話：314-994-1999
8515 Olive Blvd., St. Louis, MO 63132

聯絡處活動：
共修、讀書會、手語、志工訪視、志工培訓、兒童精進班、兒童夏令營等

靜思文化流通處：
圖書、書籍、影音(CD, DVD)、環保用品、禮品、食品等

人間菩薩大招生

您是否願意將您的愛心化為行動，和慈濟人一齊來推動人間善美？
長情大愛中有您，這個世界將更加美好！
人間黑暗角落有著無數苦難與不幸的人，他需要我們付出大愛與關懷。
慈濟四大志業、八大腳印，推動著淨化人心、祥和社會的巨輪，
他需要您我護持和參與。
歡迎您加入慈濟大愛的行列成為會員或志工

Website: www.tzuchi.org